

世又豈下才下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
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序則見於學基學統
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
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
而署之曰草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
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性理大方書卷四十二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三

學

小學

先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

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自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
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
能言便習機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
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太學之法以豫爲先蓋
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書至論日陳
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

大學
之法
以豫
爲先

雖有說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
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
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
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
變又辭之未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
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
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
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
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
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
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
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
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
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
理會○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
然而太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太
學教之○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太來都

不費分，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太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甚事。○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白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主，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

王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其看來小學却未當得
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王夫雖做得
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
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
箇敬做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
而天下平皆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
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
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
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
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
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
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市人初
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
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
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
不妨蓋見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
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誥則當依
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
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
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太段小底又却只是粗

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
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
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
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
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
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
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
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
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和
之古人自少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
太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令人既無此非志
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
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
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
士無故不去琴瑟自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第
子職所受是極去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
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
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初
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小學多說

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真實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曰人既自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上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問其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為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實曰開○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階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躁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第便為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躁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

也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
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
邊立不踣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
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
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妊子之時必
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
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曾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
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
親之道也○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
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
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
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
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
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
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
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
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記拾

曲禮遺言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短長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強摭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采備君子病焉

總論爲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探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

學者
須要
誠意
燭理

所守不疑。○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貧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易嘗遽哉。○學者須要知言。○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耻不知而不問終於不

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學而
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
既醒必惕然而耻矣醒而不以爲耻末如之何也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
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
之○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
善愈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開
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
過則改何○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
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
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
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莫
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
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
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
任重恐終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
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
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
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學者有所聞而不著

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故自他人之言耳於已
何與焉○學莫失於平心平莫失於正正莫失於
誠○問有因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
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
爲心害乎○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
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
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
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
不喪哉○學而爲名內不足也○根本須是先培
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所造有淺深
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
縱之則存者亡矣○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博奕小
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
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
人何所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
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無好學
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不知性善不可

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
大者也○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
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
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
立矣○質之美者一明卽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
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氣
質沉靜於受學爲易○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
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
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日晝之所善爲夜氣之所
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
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人之於學避其
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
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人皆可以
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
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
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不學聖人
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
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今之學者有三弊溺
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
歸於聖人之道矣○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準然

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學事○君子之

學貴乎一一作則明明則有功○學要在敬也誠也

中間便更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

不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

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

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

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

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先

後曰此有一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

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

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

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

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

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

矣○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蕞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

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人欲得正已而物

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
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
隘惟是得心弘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
物皆平正○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
求太深恐自茲愈遠○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
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
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
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
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學之不勤者
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
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
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
聃長弘郊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
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義理有疑一作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
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
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
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慕學之始猶聞
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
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太義非聞也必以

君子
心和
則氣
和

為學
大益

同

了悟為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由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收拾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其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為學太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虚心相表裏太中天地之道也得太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

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有患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
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
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
篤持謹何患不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
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
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
見○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
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
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
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
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
手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
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
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
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
毋我○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
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富貴之得不得天也
至于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

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今之學須臾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顏子五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失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厚慈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亦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書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髮髯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厚慈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

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俟俟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徵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味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撫其華不茹其實未嘗重道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乏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

不瞬
實風

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酌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風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然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仁知

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
是也

陳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問遽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學貴
天成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已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有之在己知之在人有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太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忘於太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脩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用力於此庶幾

漸明講學始有方耳○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
冰釋陳解處縱有方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
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
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
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
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耶○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
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
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
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
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
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
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
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
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
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學者工夫
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
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
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

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爲學須先立得箇本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箇本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

見得太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太廳太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入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太學大事底道理在太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得一箇頓段太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卽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待太項目後方做卽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去做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

喫果子
要住
住不
得

頭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消喫也得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為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為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為此明日為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夫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

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及
是此不可不察也○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
下功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一事但不可
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人須
做功夫方有疑初做時定是觸者相礙沒理會處
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
此纔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
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功夫未到時
難說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
○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
面沒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
前面有方肯做功夫今之學者太槩有一病一以
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則自謂
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功夫○學者須於主上上
做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
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功夫則外面許多義
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功夫到時纔主一
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
思做功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
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法但得收斂時節多

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
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
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
纔放了須去郊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
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
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功夫處更精切
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
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功夫來觀其言曰心
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
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人
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
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
看來○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
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
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
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
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俱
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

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雷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徃徃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

昏。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其孝爲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過將這意思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颺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誦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

為學
立志

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
要做聖人是也○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
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
惱但放令平易寬快去或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
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
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者志順義
理做去他無踈敬也○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
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
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者做工夫
當忘寢食做工夫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
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而今緊要且看
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其便不似聖人
因其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為學不進只是不勇○
不可倚靠師友○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
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
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
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
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

進○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令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己不願要○爲學勿責無人爲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小立課程大作工夫○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幾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嚴立功程覽

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入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爲學極要求把篤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

讀書如煉

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熬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

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

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已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末末實做將去○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或問

為學曰今人將作箇太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接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已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令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丟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

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
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齊人齊已都
不得○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
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嘗存大綱在我至
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
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
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
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
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一禮
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
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
數書之盤詰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
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
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
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
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
不出只隨事袞將去亦做得却有制肘不中節處
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
世人自學不至耳○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
於道理則自有得○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他

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事情○今人口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學須是熟熟時下喚便醒若是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